

# 限定化与甘青河湟区域句末“的”的来源

陈若雨

中国人民大学

中国西北甘青河湟区域部分汉语方言和混合语中，“的”兼有作为领属（genitive）标记、定语（modifier）标记、关系化（relativization）标记、名词化（nominalization）标记以及句末助词（sentence final particle）的多种用法。结合邻近非汉语的相关表现，可以构拟出“的”句末助词用法的形成过程：

表 1 甘青河湟区域句末“的”形成过程

阶段	句法格式
I	[S] <sub>主语</sub> + [VP+的] <sub>宾语</sub> + [系词+限定标记] <sub>谓语</sub>
II	[S] <sub>主语</sub> + [VP+的] <sub>宾语</sub> + [系词+限定标记 <sub>合音</sub> ] <sub>谓语</sub>
III	[S] <sub>主语</sub> + [VP+的+系词 <sub>无杆 / 助词</sub> ] <sub>谓语</sub>
IV	[S] <sub>主语</sub> + [VP+的+合音成分] <sub>谓语</sub>
V	[S] <sub>主语</sub> + [VP+的+∅] <sub>谓语</sub>

甘青河湟区域“的”的多功能模式与普通话“的”、粤方言“嘅”（ge3）、闽方言潮州话“个”（kai）、湘方言汨罗话“箇”（ko）较为相似，但其句末用法的演变来源、演变过程、演变结果均与以普通话“的”为代表的多数汉语方言同类成分存在差异。普通话“的”是在 VO 语序格局下，通过关系化标记“的”后中心语的隐含以及系词“是”的重新分析与省略，由句中结构助词发展出句末助词用法，最终作为言者立场标记（stance marker）进入语气（情态）系统；甘青河湟区域“的”则是在 OV 语序格局下，随着名词化标记“的”后带限定标记的系词“是”的形式减缩乃至最终消失，由非限定标记被重新分析为限定标记，属于限定性系统（finiteness）内部的动态转化过程，亦即限定化（finitization）过程。普通话型和甘青型分别构成汉语方言句末“的”的两种演变类型。

表 2 汉语方言句末“的”的两种演变类型

	演变来源	演变过程	演变结果
普通话型	关系化用法	经历分裂结构阶段	言者立场标记
甘青型	名词化用法	未经分裂结构阶段	限定标记

以往研究指出，由名词化标记向表达言者立场与态度的句末助词的演变广泛见于东亚语言（参 Yap & Matthews, 2008 等）。基于甘青河湟区域“的”的个案，或许能够对现有认识作进一步的细化与辨析：汉语东南方言“嘅”“个”“箇”等成分由关系化用法向句末用法的演变更为接近普通话型；藏缅语言（Tibeto-Burman languages）、日语、朝鲜语及其他跨欧亚语言（Transeurasian languages）中由名词化用法向句末用法的演变更为接近甘青型。